

論女有八不取

化學工廠開幕

蔣總統與華僑

補腎固精丸

鹿杞耳聾丸

牛黃消核丸

消粒解毒丸

男子七病丸

四兩庄六元

男人傳統的思想必須佔有妻子全部的愛。而自己却未必肯把全部的愛給他妻子。這是不合理。但係事實。女子在性生活上因係較弱的，被虐攻的。所以女子對於真愛假愛真有天賦的「妨礙」。因此善惡的女子不很多數。從古代到現在，都是這樣。所以女子是何等的被虐區罪惡。古出妻的七出之條。無子第一。淫佚列為第二。今之解說婚姻亦有「婚約訂定後異人通姦者」之規定。而「與人通姦者」本為婚姻的法定理由。如此可知。從不言「棄信」之害以及「奸情」之害呢。

長舌經國之論

「言多必失」，「禍從口出」。無論男女。多言總是有害。尤以女人專舌。

因其聲線輕快。更是好善惡言禍福了。所以諺經裏有「婦人專舌。難處之舌在女人爲病。在男人爲才」。李觀是諺論有「舌殺身舌。交媾七國」。竟以長舌貪言了。

奇怪的是。不曉什麼理由。多話的女人好像比多話的男人多得多。而更可怪的愛說話的女人總是會說謊。語無倫次的人。這到底是心理的自然現象。肚子的話一下子說出來才發痛快。這樣的說話安得不言無倫次？這許多的話安得不皆是無知之言呢？無知之言又安得不「難處之舌」而招惹禍呢！

在交際場中。女人能說話。多開口。好像是容易出風頭。但若在家庭中多說多說話會使夫妻不睦了。所謂「絮絮不休」，「喋喋不休」。長舌還不待易使夫妻反目。必然招惹是非。所以選擇一個配偶。不可因爲愛說話便是不重要的小節而把它忽略。因爲多話的毛病是無法更改的。

在告有對方愛意的慈愛之下。不論男女。一樣都有短情。不過由於女子心地較軟。恨較濃。特別容易因短牛皮。因恨成仇。故品不近人情之事。古時歐洲男子出征或更行。有所謂「貞節帶」的。把妻子私處加以封鎖之帶。亦係男性的一種抑制表現。男人之妒。在我們中國書中也有一段故事：「李益是唐代的名詩人。竟防妒他的妻子有如是之嫌。可况女人之有妬情。安得不使其私處有

「難處夫」的痛苦而造成怨恨的不幸事實。

不管男人是否喜歡惹草惹花。短情總不是任信男人所歡迎；所以妒是必然的怨情。而難爲妒婦之夫的也必然苦不堪言。南北朝的宋時曾有妒婦殺之而食：「宋世諸王。莫不嬖婦。而帝每嫉之。詔禁令妾不得以妒殺之。使近臣家通之護妒惑。」故此亦見男人是何等嫉妒之極了。

宋朝人韓聖俞有妒妻詩。記述溫妻之事。而如記中亦載其事：「短情不以李勢女爲妾。而王之妒。不即知之。後知。乃拔刃往李所。因欲刺之。」

不論男人是否喜歡惹草惹花。短情總不是任信男人所歡迎；所以妒是必然的怨情。而難爲妒婦之夫的也必然苦不堪言。南北朝的宋時曾有妒婦殺之而食：「宋世諸王。莫不嬖婦。而帝每嫉之。詔禁令妾不得以妒殺之。使近臣家通之護妒惑。」故此亦見男人是何等嫉妒之極了。

不論男人是否喜歡惹草惹花。短情總不是任信男人所歡迎；所以妒是必然的怨情。而難爲妒婦之夫的也必然苦不堪言。南北朝的宋時曾有妒婦殺之而食：「宋世諸王。莫不嬖婦。而帝每嫉之。詔禁令妾不得以妒殺之。使近臣家通之護妒惑。」故此亦見男人是何等嫉妒之極了。

不論男人是否喜歡惹草惹花。短情總不是任信男人所歡迎；所以妒是必然的怨情。而難爲妒婦之夫的也必然苦不堪言。南北朝的宋時曾有妒婦殺之而食：「宋世諸王。莫不嬖婦。而帝每嫉之。詔禁令妾不得以妒殺之。使近臣家通之護妒惑。」故此亦見男人是何等嫉妒之極了。

錦繡芙蓉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肆

<p